

風雷

陈登科著

風雷

第一部上册

陈登科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小說所描写是改造一个落后乡的故事。1955年初春轉业軍人祝永康从省城来到黃泥乡，发现富农黃龙飞等一小撮坏人，利用灾荒和个别干部立場不稳，兴风作浪，制造混乱，阴谋复辟。祝永康决心請求組織批准他到黃泥乡工作。来到之后，通过訪貧問苦、扎根串連，进一步摸清了情况，把何老九、陆素云等貧雇农組織发动起来，和任为群万寿年等基层干部一道，坚决地貫徹了党的方針政策，有力地打击了階級敌人的破坏活动，迅速扭轉了局面，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錯綜复杂的階級斗争；生动地描繪了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等多种多样的生活图景；着力塑造了祝永康、何老九、陆素云、任为群、万寿年、万春芳、方旭东、熊彬、朱錫坤等等各式各样人物的生动形象；热情地頌揚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无穷的智慧 and 巨大的力量。

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結構严整，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插图：彦 涵

第 一 章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淮北地区，雨雪特别勤。自从入冬以来，三天一次小雨，五天一场大雪，一直没有断过，困得人门也不能出。可是老年人却说：大雪纷纷兆丰年，来年必定丰收。

格溜溜的东北风一阵阵吹来，细细的雪花漫天飞舞。千里平原，白茫茫的一片，如同无边无际的雪海。

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有一个小小的集镇，名叫龙庙集，只有百十户人家。集镇不大，生意却是十分兴隆，不管多大风雪，也没有断过来往客商。在农村里，一般的集镇上，过了中午，就没有什么买卖了；尤其在寒冬季节，阴雨雪天，无事在集上踅跬的人更少。可是这个集上，近来生意特别兴旺，每天直到天黑，都还有人做买卖。

小镇的十字街头，有座古庙。在庙门前右边那棵快枯死的老槐树下，新搭起个芦席棚子。棚子门口，站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扬着清脆诱人的嗓子，向街上来往的人喊道：“要吃犬肉的，到这边来。里边有桌子有板凳，有酒有菜，有茶有水，有火有烟。喝得醉醉，吃得香香，烘得暖暖，回家也有人疼你……。”一喊一大串子。

这个女人，名叫羊秀英。

羊秀英的狗肉摊，开设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在这个小集

鎮上，生意是最好的。因她这个人，很能招引客人。

这个蘆席棚子，坐北朝南。棚子里，摆設得非常簡單。門里左边靠墙，摆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桌上放着切肉的案板，桌肚里藏着个柳条笆斗，笆斗里盛着煮熟的狗肉。右边放着三张小方桌，是专为客人設的座位。

这时，已是下晚时分，天又下着雪，蘆席棚里冷冷清清地没有什么顧客了。只有紧靠右边墙拐的角落上，有四个男人，围在那张方桌上算賬。

这四个人，都是死蛙湖里有名的人物。一个黑呼呼的脸膛、斜眼睛的小老头，年約五十三四，名叫黄三，綽号“三角眼”。这个人在解放前，一不种田，二不耕地，就靠两块嘴皮子吃飯。黄三家几代都在龙庙集上开牛行。他从小就練出一张巧嘴，能說会道，远近聞名。另一个中年人，年不过三十，黑麻脸，黄眼珠，名叫杜三春，是黄三的外甥子，也是黄泥洼的有名的快嘴；說起話来，唇不沾齿，死人能被他說活。这人在解放前，跑过南京，到过上海，专在津浦綫上做著投机买卖，点子多，門路广，做事又鬼，因此，人都叫他“鑽天猴”。还有一个年輕人，最多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大号个子，刀条脸，扣眼睛，高鼻梁，黄黄的脸，瘦得活像一根蘆柴，风都能吹折他的腰干。这个人名叫黄大权，外号“弹弓子”。这个綽号是双关語。黄大权从小就是无爹沒娘的孤儿，以討飯为生。冬天，无衣无被，双手抱着膝盖，睡在稈草里长大的，将腰干睡成弓字形，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又直起来。另外还有个含意，这个人从小討飯，手不提籃，肩不担担，討一口吃一口，把他也养成一身懶骨。土地改革时，村里分給他双份土地，他也懶得去耕种，将田地拋荒，整天和羊秀英在一起鬼混。他和羊秀英既不是夫妻，又不是长久的姘头，他

們之間的关系，羊秀英如同彈弓上的皮條，黃大權就好比一粒無根的彈子。每當羊秀英把黃大權抓得緊的時候，必定是要把他彈出去傷害人。至於這個彈弓的把子，却是抓在另一個人的手裡，現時他也在場。此人名叫黃龍飛，年已五十開外，嘴上有十七八根稀稀朗朗的黃胡子，整天尖著手指，捋著胡須，向兩邊撥弄著，弄成翹翹的八字形。看樣子，頂神氣的，很像个紳士。莫看此人其貌不揚，尖頭細爪，獐眉鼠眼，活像黃鼠狼投的胎，可是在解放前，他是死蛙湖裡地主黃一夫的近族，任大庄的首戶，能言善辯，又是一把包攬訴訟的刀筆，自以為是數一無二的鄉紳老爺。如今，他便以民主紳士自居，招搖撞騙，惹事生非。

黃三甥舅二人和羊秀英合伙做一趟生意，由於分賬不均，發生口角。事情是這樣：杜三春從蚌埠一家服裝廠套購來一批布頭，原說是三人合伙，賺錢貼本，均按三股分賬。哪知這次買賣做得順手，杜三春便伸出腿來，說羊秀英與黃三只是出幾個本錢，他是出人的，在外邊開支大，受辛苦，要從營利中提出二成作為他個人的補貼。黃三當然沒意見，因為他們是甥舅關係，好壞是一家；可是羊秀英不同意，結果吵翻了。這一天，黃三便請出黃龍飛來做調解人。

黃龍飛雙腳翹在火盆邊上，手裡捧著個算盤，撥弄著，抬頭向站在蘆席棚門口的羊秀英道：“細賬不用算了。三春在外邊跑了兩個多月，確實是吃苦不少，提出五十萬塊錢^①來當報酬，也是應該的。”羊秀英道：“俺是個女人，誰要捉俺這個大头，是很容易的，不過在黃泥洼還找不出這樣的大胆來。”

① 這里是指 1955 年幣制改革前的舊幣，下同。

杜三春火暴暴的蹦起来：“俺捉誰的大头？俺在外边，风里雨里，起五更睡半夜，誰来疼过俺一下子？担惊受怕，求爹爹拜奶奶，香烟还不知貼了多少。你們呢？坐在家里，一不担风险，二不操心劳碌，净打净快，一人分了三百万！人总是要凭良心嘛。”

羊秀英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呸！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你在外边，吃喝玩乐，早在老娘头上开销了。”

黄龙飞連忙摆手拦阻道：“好好，話越說越多，共事的日子长哩，还有下次，不說啦！这五十万块钱，就只当是我打你們这三家的秋风。大权，打壶酒来，今天是三春請客。”

黄三低着头，坐在一边，始終沒有吭一声。

大权打好酒，摆好杯筷。羊秀英自动撕一盘狗肉，送到桌上，轉身又从里边瓦罐里捧出几捧花生，撒在桌心，不冷不热地道：“俺羊秀英有的是狗肉烧酒，要吃吃在明处。俺也是嘴扛在肩上，到处吃人的人，誰要不睜眼睛，想在……”

黄龙飞举起手道：“光棍点到就为知，不要說多啦。大家都不要把眼睛放在这几个錢上，錢短人长，要看到今后还得共事，还有好多买卖要大家伙共同去做。”接着，伸手向門外指指，意味深长地繼續說道：“你們看看外边这个天时。”

黄大权，嘴上叼着一支烟卷，弓着腰，双手抱着肩，歪着头，蹲在凳子上，扭身看看外边，幸灾乐祸道：“这个天时，早晚总有一場大雪。我看啊，有些人日子就是不好过哟。”黄龙飞嘴上那几根胡子翘了翘，嘴角上露出一点点蔑視的微笑，心里暗暗在罵黄大权是个笨蛋，根本不能領会他話中的含意，便說道：“你怕啥，天塌下来有人頂住。”羊秀英在案板上边撕着狗肉边扭过头来問道：“誰替他頂住，你替他頂住？”黄龙飞放下酒杯，眯縫起眼睛，向羊秀英道：“你今天一

集，搞了多少啊？”黃大权將頭縮縮，雙手拍拍屁股，站下地，伸長脖頸，尖起嗓子道：“起早摸黑，忙上一天，搞了十萬八萬，管個屁勁。”

黃龍飛指指手道：“你這兩個人，都是黑心腸。一集頭十萬，還嫌少！我們呢？一個銅扣子未見，還來個二姑娘倒貼，欠你兩壺酒錢。”

羊秀英又扭過頭來插嘴道：“他和你比？拿蘆席比天，小鬼比神仙。你家女兒，買了頭十担小麥囤在你家；到青黃不接的時候，三翻兩滾，够他四爪落地，苦上大半輩子。”

黃龍飛的臉色，剎時變得鉄青，警告似地向羊秀英道：“我可先打你招呼呵！你不要在外邊亂造謠哈，我家哪來的頭十担小麥哪？”

羊秀英冷笑笑：“嗨嗨，你瞞得了別人，還能瞞得了你的老娘啊！你家大閨女，前年買了兩担小麥，放在糧行里，二年不到，就滾成十多担。別人不知道，你以為老娘也不知道啊？”

黃龍飛抓下頭上的狗皮帽，狠狠往桌上一擯，跳起來，咬着牙，眼睛里都快急出血珠子來，指着羊秀英，好半天，才從牙縫里吐出個字來：“你……”

黃三連忙起身，賠着個笑臉，伸手將黃龍飛拉坐下道：“都是一家人，說兩句笑話，何必認真呢？坐下，坐下。”黃大权忙為黃龍飛沙沙斟滿杯子，點頭哈腰道：“來來，喝酒喝酒。”黃龍飛經黃三等人勸解，臉上的氣色慢慢緩和下來，可是心里的气惱還沒有消除，氣憤地說道：“怪不得人說，你這種人，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這天時，大雪在地，正是做生意的好機會。我是好心好意要你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看，她扯到哪去了，真是……”

羊秀英两眼向黄龙飞连飞几飞，从嘴角上微露出一种迷人的笑意，飘飘走到黄龙飞身旁，晃晃黄龙飞的肩膀，从鼻子里哼出一种娇娇的尖音：“吆，好了，好了，俺来赔不是。”说着，便端起杯子，扶着黄龙飞的脑袋，将酒灌进黄龙飞的嘴里。

羊秀英捏着黄龙飞的嘴，连连灌下三大杯酒。双手揉着黄龙飞光滑滑的和尚头，摇晃了几下，把他捺到桌上，轻轻的在他背上拍了两巴掌，飘飘地飞走了。

黄龙飞晕糊糊地抬起头，顿时觉得这个蘆席棚子里，乌烟更加浓厚了，眯缝起一双乌龟眼，搜寻了好半天，才看到羊秀英。

这时的羊秀英，在他的眼里，好似一位天仙：鸭蛋脸，白里透红的脸皮，高高的龙骨鼻子，淡淡的眉毛，吊眼梢，一双单眼皮包着两颗晶亮的眼球。苗条的身材，穿一件浅蓝色的阴丹士林布褂子。未开口说话，两腿就现出圆圆深深的酒窝，涌出迷人的笑容，站在那昏沉的云雾里，微笑着向他招手。

黄大权和黄龙飞对面相坐，见黄龙飞痴痴看着羊秀英，实是有点醋意；端起杯子，在黄龙飞眼前绕了一个圈子，搅乱了他的视线，不悦地道：“喝酒喝酒。”

黄龙飞猛然惊跳一下，感到自己酒还没有吃，已有几分醉意了；忙端起杯子，向黄三等人谦让道：“好好，共同干杯。”

在座的人都忠实地干了杯。只有黄龙飞，举起杯子，放在嘴边停了停，又放下，说道：“三春，别人都说你是久跑码头，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就不承认你。光在外边跑来跑去，不能看到一点风向，你还算得了啥跑码头的。做买卖，要看

风向呵！在这个灾荒年头，粮食是最宝贵的，你们为啥不在粮食上打打主意呢？”

杜三春笑笑：“咋没想过呢。自从去年以来，粮食由国家统购了，不敢碰啊！”

黄龙飞道：“轮船都是在大江大海里航行的。要想吃大鱼头，不担点风险咋管。要知道，私盐越紧才越好卖呵！”

黄三道：“粮食，就打统购统销以来，都是按户按人定量的，你有啥办法弄到手呢？”

黄龙飞昂首笑笑道：“你这个人，耳朵失灵了。大前天，朱锡坤在庄上开会不是讲了吗？黄泥乡今年遭了特大的水灾，是全县的最严重的灾区，粮食全部由国家供给！谁有钱谁就买到粮食；保证供应。”

黄三道：“那也是按人定量的哟。”

黄龙飞道：“只要有‘卖’字，就不愁买不到手。”

杜三春道：“‘卖’也只能按人头买，有啥办法。”

黄龙飞道：“就看你这个鑽天猴的本领了。要是你有孙悟空的本领，铁扇公主的风火扇子，也照常能拿到手。”

黄大权呷呷嘴道：“朱锡坤住在乡里，不容易鑽哪！”

黄龙飞摆摆手道：“你不要看朱锡坤嘴呱呱的，整天跑来跑去，顶神气的，其实是个草包。只要你把掌秤的拉过来，他会蒙起眼来跟你转。”

杜三春道：“朱锡坤你能骗过去，任为群你瞒不了呵！”

黄龙飞这时突然气愤地擂擂桌子：“任为群，他还算个啥，如今也该咱们翻翻身啦！过去，任为群仗着民兵大队长，掌握了枪杆子，在庄上作威作福，人都怕他；如今大队长已经替他拿掉了，他还敢在老子头上拍蒼蝇。”

杜三春道：“他不做大队长，还是門里的人哟。”

黄龙飞牙一咬：“屁！上天美溶回来，已找他谈过话，警告他要老老实实在家种种地；若再敢兴风作浪，就把他的党员也拿掉。”

羊秀英在门口，扭过头对黄大权和杜三春道：“閻王老爷瞎了眼睛，错叫你们这几个废料投了男人胎，不怕人去怕鬼。为群怎样，他几年前就发狠，要把老娘赶出任大庄，今天老娘不是还在这里吗？只要你有本事把粮站这根线拉上，天大的风浪，老娘去闯。”

黄大权道：“粮站这个关系，还得龙飞去拉。”

黄龙飞举起手中的烟袋，向外指指：“你看这个天时，已为你们打开了大门了。”说着，头往杜三春面前伸伸道：“要利用时机。冰雪在地，灾荒一天天地严重，人心不安，都对黄泥洼这个地方失去信心，想到外边去。你就利用最近从淮南回来的人，到处宣传外边如何如何好，多放几把野火，趁势烧烧。老百姓一要走，朱锡坤就慌啦，不怕他不拿出粮食来。”

黄大权道：“拿！他是发的救济粮，俺这号人也沾不上边啊！”

黄龙飞道：“这又得制造时机。弄些人哄到乡政府的大门口，一吵一闹，朱锡坤就没有主张了。要救济，人人都得摊一份，他哪来这么多粮食，一定是一边发救济粮，一边要有钱户拿钱去买。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你还怕搞不到手。要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不动点计谋还行？”

黄大权道：“俺们想的是好，就怕老百姓不会跟俺们跑。”

黄龙飞道：“这就看三春这个鑽天猴的本领大小了，只要能鑽到空子，人们自己会跑去为我们打开仓库的大门。”

杜三春端起酒杯，思索了好久，叹息一声：“唉，不成啦！錢，今天都买了烟叶，有粮食也无錢去买。”黄龙飞埋怨道：“我不是早对你講了嗎？烟叶，是冷口貨。”杜三春道：“从蚌埠回来时，行价还很好，誰知刚刚几天，风头又变了呢？”黄大权道：“还談这些干嗎？錯就錯了，哪里掉魂哪里找。要干，就趁这雨雪天捞一把！龙飞，还是你出来想想办法，看哪里有钱，大不了背它几分利息，有啥了不起的。”

黄龙飞眯起眼睛，沉思一下道：“錢，困难啊！我昨天向人講了，不过他要这个数字。”說着，便打了个手势，在众人眼前晃晃。

羊秀英道：“你的喉嚨不要张得像小盆口那么大。黄大权沒有骨头，随你整吞活咽，俺羊秀英可不是省油灯。你要淨得三成，別人呢！就是帮你跑腿，你还得供人吃飯哩。”

黄龙飞道：“你不干，关我啥的屁事，我一个銅子好处也不要你的！这是你們找我，我不过是个中間人。”

杜三春道：“求人不如求己。你写封信給美溶，从銀行里搞点貸款，由三舅出面，逢四进一，有她一股。”

黄龙飞哈哈大笑道：“你想的倒好，她是国家干部，还能和你合伙做生意？”

杜三春又改口道：“不是說加上美溶一股，是有你一股。”

黄大权在旁补充道：“也不能白要她……”

黄三打岔道：“依俺看，千条万条，还是以前說的，由龙飞和美溶說說，帮三春在乡里謀个差使，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朝中有人才好做官。”

黄龙飞眯縫着眼看了看黄三。伸手在桌上花生堆里挑挑拣拣，最后拣起两个花生，放到杜三春面前，又眯縫着两

眼看了看杜三春。杜三春不知他是何意，歪起头，挑了一粒白皮的花生，剥开壳子，将花生米倒进嘴里。牙刚咬着，刹时苦眉皱脸，呸，呸，呸！连连吐了几口，双手抱着脑壳，张着嘴，伸出二寸多长的红火火的舌头，涎水拉拉流到地上。用脚踢了黄龙飞几脚，理起衣袖，擦擦自己的舌头叫道：“呃哟，俺的妈啊，你这个坏蛋，把俺害苦啦！又苦又酸，牙刚一碰，连根子都酥了。”

黄龙飞仍是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杜三春，伸过手，用大拇指将另一粒烂壳花生捺扁，拨出里边的仁子，手指在桌上点点，要杜三春再吃吃看。杜三春只是摆手道：“这下可不上你的当了。”黄大权不识其中之妙，伸出手，捏起半边花生米，放在舌尖上，用门牙轻轻的斗斗，忙吐掉，道：“也是苦的。”黄龙飞得意地把两颗花生壳，拿给黄三。

黄三将两粒花生壳放在手掌上，拨来拨去，仔细在研究。这两粒花生，仁子是同样苦的，所不同的，一粒是从里边往外坏，仁子虽是霉烂发苦了，外边的壳子还和其它花生一样是好的。另一粒是先霉了壳子，后烂仁子，和那些好花生放在一起，一眼就看出，那是一粒早已霉烂透的花生。因此，杜三春便挑了一粒外壳完好的花生，把它当着好花生来吃，才上了黄龙飞的当。黄三思量了半天，最后会意地向黄龙飞点头笑笑，表示完全明白他的用意了，说道：“你还应三思。依俺之见，机不可失，任为群下台，这是个好机会。”

黄龙飞胸有成竹的笑笑道：“你看，我家圩后那二亩小麦，去年秋天种时，垡块都像小盆口一样，打也打不碎；后来我便车上水慢慢浸透，一耙就成了。这也得慢慢浸……”

羊秀英在门口突然咳嗽一声，向黄三使个眼色，转脸向外喊道：“要吃犬肉，到里边来坐。有桌子，有板凳，还有火。”

跟着她那种诱人的鼻音，走进一个人来。

此人姓祝，名永康，年约二十八九岁，是个中等个子。身穿一件黄色的军大衣，头戴狐皮帽子，脚穿一双硬底长筒皮鞋，手里提着个绿色的旅行包。他走进羊秀英的破烂的芦席棚子里，一边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边伸头看看桌案上的狗肉，问羊秀英道：“这是什么肉？”

羊秀英笑咪咪的答道：“犬肉。”

祝永康又伸头在盘子里仔细的看看，问道：“这不是狗肉吗？”

羊秀英道：“有的人听说是狗肉，就不敢吃了，说犬肉，是为着好听些。”

祝永康用目扫视一下黄龙飞等人，走到靠左边一张破桌子旁，放下手中的旅行包，对羊秀英说道：“好，不管你是狗肉还是犬肉，帮我来一斤。”

羊秀英殷勤地走过去，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用擦桌布把桌子抹了又抹，摆上一双红漆筷子，问道：“同志，你喜欢吃肥的还是喜爱吃瘦的？”

祝永康道：“都行。几钱一斤？”

“只管吃好了，不用问价钱，先吃吃瞧，吃得好，吃得香，你再给钱。不烂，不香，分文也不要你的。”

羊秀英说着便放下抹桌布，伸手在盘子里撕下一块狗肉，送到祝永康面前：“你看，这肉多烂。吃狗肉的人，头一条是讲究火功，煮得烂，烂香烂香，越烂越香。你尝尝，香，你再买，不香，你要买也不卖给你。你不喜欢的东西，硬卖给你，吃下去心里也不舒服。”

祝永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狗肉摊子，但是，他在旧社会里见过好多这样的开饭店的女人，对她这一套也不觉得

惊异；很随便地伸过头去聞一聞，确实是噴香，便道：“多秤一点来。”

羊秀英拖出桌肚底下的筲斗，拿了一块狗肉，向盘子里撕了几块，又問道：“还要酒吧？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狗肉烧酒，是最好不过了，一能度暖，二能御寒，三能充飢，四能解渴。”

祝永康抬起眼来，看看羊秀英，心里想：这种女人，練就了一张嘴，很会做宣传呢！笑道：“我本来不想喝酒的，你說了这么多好处，好吧，来四两，半斤也成。”

羊秀英一边忙着秤狗肉，一边扭头向黄大权道：“你那杯子放不下来了嗎？快！帮这位同志打半斤酒，好的，口子酒（灘溪大曲）。”

黄大权懶洋洋地站起身，摸过酒壶，走到酒坛旁，打好酒，送过来。

祝永康接过酒壶，沙沙斟滿酒，端起杯子，放到唇边，吮了一口，便又放下杯子道：“这酒太凉了。”

羊秀英送来狗肉，用眼角細細打量了祝永康一番，笑笑說道：“同志，你不知此地的风俗吧？此地人喝酒，夏天喝热的，冬天喝凉的。”

祝永康不解，問道：“那为什么？”

羊秀英道：“热酒下肚是冷的，冷酒下肚以后要起火的。”

祝永康道：“还是請你給我燙一燙吧。”

祝永康一走进蘆席棚子，黄三等人便不再講話了，一个个都埋着头喝酒吃花生。只有黄龙飞偷偷地在仔細打量着祝永康。

壶里的酒漸漸空了，黄大权又去打了一壶，恭恭敬敬替

黃龍飛等人斟滿了杯子。自己活像猴子一般蹲在凳子上，叨着烟卷，縮頭夾頸，喝了一口酒，問黃龍飛道：“還要狗肉嗎？”黃龍飛哼一聲，兩眼始終沒有離開祝永康。

祝永康進了羊秀英的蘆席棚子，听她三句話一說，已看透羊秀英是一種什麼貨色了。他埋著頭，只顧喝酒，看也不看她。當羊秀英在他身邊走來走去的時候，頓時有一種難聞的氣味扑鼻，使他有點頭痛。但是他對羊秀英那種百般的殷勤，不斷來問長道短，又不得不應付几句。

當羊秀英二次送來狗肉時，祝永康忙伸手擋住，說：“不吃了。大嫂貴姓，就是這集上人嗎？”

羊秀英道：“俺婆家姓任，娘家姓羊，家住在鄉下。不瞞同志說，俺的當家人死了，有個小叔在鄉里當幹部。這也是春荒當頭，實是沒有辦法，才在集上做個小生意；要是有了辦法，誰來賣狗肉呢？好丑在鄉里跑跑，也能為大家辦點事呵！”

祝永康道：“這麼說，好像你在鄉里也是個幹部啦。”

羊秀英故作羞愧的樣子，低頭斜眼地說道：“農村婦女，一不識字，二不能寫，三不能算，又不會講，能做啥子幹部。”

祝永康不願和這種人閑扯瞎拉，便把話題一轉，問道：“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是否知道？”羊秀英道：“同志，你不要看俺是個女人，凡住在这周圍鄰近三十里五十里路之內的人，有名則知，無名不曉。不知你問的是哪一家，哪一戶，姓甚名誰，是男還是女？”

祝永康道：“我問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戶，我想打聽一下，在這一帶地方，有沒有姓宦的？”

羊秀英楞住，一時想不起來附近哪個庄上有姓宦的，可是她又不願回答不知，便轉口問道：“同志，你知道他住在哪

个乡，哪个庄？現下找人难得很，过去的乡保甲都变了，区也变了。俺們这里，过去叫南屏区，大郢乡，現在改为黄滩区，黄泥乡。你不說他住在哪个庄子上，不容易找啊。”祝永康搖搖頭道：“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宦，名叫宦守田。”羊秀英道：“你和他有亲嗎？”祝永康道：“沒有。”羊秀英道：“有故嗎？”祝永康道：“也沒有。”羊秀英道：“一沒有亲，二沒有故，你找他做啥？”祝永康道：“你告訴我，这里有沒有姓宦的吧。”羊秀英道：“俺們乡里，有姓万的，就住在……”祝永康道：“不是姓万，是姓宦，叫宦守田，官宦的宦，守业的守，田地的田。”羊秀英蹙起淡淡的眉毛笑笑：“你真把俺說糊涂了，从来沒听人說过，哪个庄上有姓难的，难，难，真的把俺难住了……”

黄龙飞豎着一双蒲扇耳朵，側着脖子，靜靜地在那里听祝永康和羊秀英談話。这时，用腿抵抵黄三，撇撇嘴道：“你看，这个小娘們，多有本事，三言两語，就把这个穿黄軍装的勾搭上了。”黄三斜过眼来看看，說道：“这是一只仙桃，誰看到都会淌口水的。”黄大权指指黄三道：“你……这是人說的話嗎？”黄龙飞道：“你放心，这个穿黄軍装的，是过路的，不会碰破你的鸡窠。他要是真的能在这里工作，倒有个好花生壳子。”黄大权从凳子上滑下地，把桌角一拍：“呸……你是胡扯的啥！”

祝永康沒有听到这几个人在一旁唧唧咕咕說的啥，也沒有注意到黄龙飞在暗地里偷偷地看他。經黄大权这一拍，倒是扭过头去，一見那几副阴沉的笑脸，就想到这几个人，一定不是什么正經貨。他感到自己有这样的場合，向羊秀英这样的人，打听张，問道李，有些不合时宜。連忙喝干杯子，站起身，打开旅行包，向羊秀英道：“算賬吧！”羊秀英